

血

潜伏在敌人内部，被视为毒刺；混入我营的卧底，敌友难辨

惊心动魄，命悬一线

现今收藏市场动辄数十万的第一套人民币印制幕后，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钞

崔隐墨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血

崔隱尘◎著
崔隱墨

劍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钞/ 崔隐尘, 崔隐墨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104-2528-8

I. ①血… II. ①崔…②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7826 号

血钞

作 者:崔隐尘 崔隐墨

责任编辑:邓婧

责任校对:吕静霞 孟卓晨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5424 68326679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5968 68998705

本社中文网址:<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张:20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2528-8

定 价:35.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秘密使命	/4
第二章	特使遇袭	/16
第三章	传送情报	/25
第四章	就义	/39
第五章	绝处逢生	/44
第六章	特使进城	/51
第七章	巧设伪装	/64
第八章	神秘女贼	/72
第九章	十面埋伏	/85
第十章	家里来人	/93
第十一章	生日宴会	/106
第十二章	瞒天过海	/117
第十三章	清查内奸	/124

第十四章	戴大小姐	/135
第十五章	散兵事件	/151
第十六章	柳暗花明	/160
第十七章	重大线索	/174
第十八章	计中计	/183
第十九章	抢印钞票	/201
第二十章	敌特脱逃	/208
第二十一章	军统暴计	/218
第二十二章	特务“野猫”	/226
第二十三章	穷追不舍	/237
第二十四章	一场虚惊	/245
第二十五章	委座侍从	/254
第二十六章	禁止出城	/262
第二十七章	特许令	/270
第二十八章	图穷匕见	/279
第二十九章	拦截列车	/288
第三十章	红色女谍	/298
第三十一章	阴谋幻灭	/308
后 记		/312

楔子

1949年1月17日晚上11:00

在南京大校场的军用机场上，两辆吉普车中坐满了头戴美式钢盔、胸前挎着美国造的冲锋枪的下级军官。一辆黑色轿车在这两辆车的护卫下飞奔了一段，停在了跑道旁边。

黑色轿车里走下一名少将军官，他长着一副严肃得有些呆板的面孔，身上穿着笔挺的美式冬装。少将军官用一双闪着寒光的眼睛探照灯般迅速地扫视着空旷寒冷的机场。他身后，那些全副美式装备的尉官早已轻快地下了车，迅速地在附近的跑道周围形成了一个三百米左右范围的警戒圈，把机场上的空勤人员也挡在了警戒范围之外。

少将军官看到跑道上那架涂有青天白日徽记的军用飞机放下旋梯，做好了夜航前的准备，便转过身去对轿车里坐着的一个人轻轻地说道：“下来吧，一切都安排好了。”

随着话音落下，一个身材婀娜的女人穿着艳丽的西式裙装鬼魅般地走了出来，无声地站到了少将的身后。她头上戴的那顶帽檐宽大的帽子，把整个脸都遮盖了起来。一个略显做作的女声从帽子下传了出来：“感谢局长亲自来给我送行，职部一定不负所托！”

原来，那个率先走出轿车的少将竟是国民党的头号鹰犬、军统保密局的局长老A，只有他在内的少数人才能在大员云集的南京显出这般威势。

老A听了那个女子的话之后，脸上浮现出一丝难得的笑意，压低了声音对那个看不见面孔的女子说道：“在这个时候把你唤醒，我也是不得已啊。现在北平被共军重重围困，形势十分严峻。我把你秘密召回南京来亲自交代

楔子

任务，也是想提醒你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啊。”说到这里，这位杀人如麻的军统头号人物居然无声地叹了口气，又继续说道：“在这党国生死存亡之际，我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老 A 对面那个身材玲珑的时髦女郎听了，马上挺起了胸脯严肃地回答说：“局座放心，我此去不成功则成仁，誓与共军的匪谍周旋到底！”

老 A 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成功是必须的，但成仁却只能在心里。作为这次行动的后备力量，你甚至连轻言死的资格也没有。你在北平的时间也不短了，最熟悉那里的情况。这样你就更不能急躁，必须要继续深入，潜伏在最前沿，时刻做好准备，寻找共匪最不经意的时候一举出手，为党国建立功勋！”

受到了老 A 的感染，那个女子没再开口说话，而是使劲地点了点头。老 A 满意地望着她帽檐下坚毅的嘴角笑了笑，用教训的口吻说道：“记住！轻敌的思想丝毫也不能有，如果共匪内部没有大的行动，他们的主要领导人老 S 就不会明天紧急召见匪军的银行行长小 B。中央情报部老 C 的参加更是足以说明：这三个人的会面是为了商议一个大行动。这个行动有可能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你在北平要及时获取情报，与总部保持联系，伺机破坏他们的计划！”

那女子迟疑了一下，忍不住开口问道：“您觉得共匪将要采取的行动到底会是什么方面的呢？”

老 A 幽幽地答道：“目前还没有任何有针对性的情报。我跟你一样，对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无法预测，但我派的高级特工打入了共匪内部的核心，现在已经到了西柏坡。我想明天也许就会有答案了……”

正在这时，飞机的驾驶员从驾驶舱里探出了脑袋，朝这边大声地喊道：“长官，塔台上来命令了！”

老 A 没有理会那个飞行员，依旧盯着面前的女子，长辈似的嘱咐道：“你在北平消失的时间一长，难免会引人怀疑。该起飞了，你走吧。我祝你马到成功！”

那个女子尽管身穿时髦的装束，但还是给老 A 敬了个礼，然后转身朝着远处的飞机大步走去。她登上飞机后，舱门立即关闭了，早就开始转动的螺旋桨也加快了转速，飞机向跑道的另一头滑行。

老 A 目送着飞机离开地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但愿这一回能毕全功于一役吧。”

飞机吼叫着冲上了云层，直奔被解放军重重围困的北平而去。此时，北平的天罡特务网收到了老 A 的密电，要求唤醒潜伏人员，让他们提前进入状态，随时准备战斗。

在电文里，老 A 指示道：“鉴于共军高层近来将有针对北平的重大行动，特将天罡网的潜伏人员提前唤醒，悉归特派员‘野猫’指挥，暗中配合军统站的同志，相机行动……”

第一章 秘密使命

1949年1月18日下午5:40

像飞逝而去的每天一样，这天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傍晚。当一抹金红色的晚霞悄悄地布满了天空时，一缕缕炊烟从附近的村庄里袅袅地升上了天空，使夜幕降临前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里到处弥漫着安静祥和的生活气息。

天空中，几只回巢的小鸟正在结伴飞过。附近的山坡上，弥漫着柴草的气味，一队打靶归来的解放军战士正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村里走去。战士们那嘹亮的歌声感染了一头干了一天活儿的老牛，它抬起疲惫的眼睛回头望着远方，发出了一声低沉悠远的叫声。

西柏坡现在已经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这个平凡的山村已经被历史赋予了特殊使命，成为关系着中国命运的红色心脏。

表面看上去安宁祥和的村里村外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但细心的人却能吃惊地发现，在许多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位置上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时刻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任何敢于螳臂挡车的宵小之徒，很快就会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地被消灭干净。就连附近那些高高低低的丘陵里，也总是有部队出没，跟村里的保卫系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好像天罗地网一般。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捣乱已经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见村里住进了经天纬地的大人物。

就在这一天看似平静的时刻，在村子里的一间小屋中，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副主席老S正在向面前两个神情专注的人下达着一项重大的任务。

副主席左边那个带着一副黑边眼镜、满脸肃穆的人，正是中共红色特工的领导者——中央情报部的部长老C。只要他出现的地方，无不风云变色，

石破天惊。这一点不光是他的同志们心里清楚，就连远在南京的军统头子老 A 也是心知肚明。

老 C 身边坐着一个文质彬彬的干部，叫小 B，是解放区人民银行的行长，不折不扣的红色财神爷。

从这两个人一同被召见这一点上，可想而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了。老 S 交代完整件事情之后，严肃地看着他们说道：“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建国后的国计民生，还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正是考虑到这一层，我才把你们同时叫过来……”

同一时刻，在村外的小山坡儿上，一个村民打扮的拾柴人把今天的收获聚拢在了一起，准备用绳子一捆，背回家去。他直起腰来擦了擦头上的汗，眼睛有意无意地向路旁的一些树木上用黄泥涂抹的痕迹看了一眼，这是他刚才故意抹的，指示着后边寻踪而来的同伙儿。看到身后依然是空荡荡的，只有带着凉意的风轻轻地掠过，他有些焦躁地把目光向山脚下的小路投去。

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他附近的树丛里，主动跟拾柴的人搭茬道：“老乡，怎么还不回家吃饭？”

拾柴人听了顺嘴回答道：“就回了，就回了！”他说着话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着解放军黄上衣的人正背对着自己，像观赏着周围的景致一样，头也不回地自顾感慨着说道：“真想不到这里的景致这么美，要是再有座古庙就好了……”

拾柴人听了这话不易察觉地浑身一震，他机警地扫视着四周，看似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是呀，有庙就有和尚，他们要是再敲几声钟就更有意思了！”

谁也不会想到，这两句貌似普通的对白竟然是潜伏在西柏坡的军统特务的暗语。正是山路旁那些树木上看似随便涂抹的黄泥，把刚到西柏坡的特务引到了这里接头的。

接上了关系之后，刚来的特务凭借着几株小树遮挡着面容，从烟盒里拿出了一个小纸卷儿，压低了声对化装成拾柴人的特务说道：“把这个用快速通道传出去，越快越好！”

拾柴人接过那个小纸卷儿小心地藏好，麻利地捆起了柴禾，点着头说道：“放心吧，误不了事儿！”

刚来的特务躲在树后无声地点了点头，示意拾柴人把柴禾扛到肩上。当那个拾柴人把柴禾背到了背上再直起腰时却发现，前来接头的特务不知什么

时候已经悄悄地溜走了，只剩下那几株枯黄的小树兀自在寒风中微微地颤抖着。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拾柴人扛着柴禾小声嘟囔着刚要走，那个接头特务的声音又鬼魅般地从一堆乱石后传进了他的耳朵里：“记住，这份情报可能直接关系到中共的一项特殊使命，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能有丝毫的延误！”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着实给吓了一跳，默默地对着乱石堆使劲地点了点头，等着听下文。但过了半晌，除了呼呼作响的风声，再也没有声音从乱石堆后传来，显然已经没人了。

过了大约一顿饭的工夫，拾柴人已经回过家，再次出现在了通往平山县县城的大路上，但这次他是陪着他病歪歪的老婆进城抓药的。

随着这份情报进入特务们建立不久的快速通道，从西柏坡到北平之间隐藏着特务们纷纷行动了起来，用难以置信的速度传递着这份情报。很快，这份重要的情报便被他们以各种手段传送到北平附近，很快就会被送进北平的军统站里。由于这次传送情报的过程中特务们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手段，连中央情报部以截获并破译敌人密电闻名的电讯处也被蒙在了鼓里……

1949年1月19日凌晨1:00

北平已经陷入了数十万解放军的重围之中，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它就像大海上艰难支撑着的一叶孤舟，随时都面临着倾覆的危险，但这丝毫也没妨碍到居仁堂一楼西侧大厅里洋溢着的欢乐气氛。就在那份来自西柏坡的情报即将到达暮气沉沉的北平时，一场盛大的舞会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

一阵阵欢快的舞曲声中，柔和的灯光透过高大的西式落地窗散发到了春寒料峭的院子里，楼内正在纵情狂欢的男女与位于中南海西岸边上那一个个持枪的士兵一起，构成了一幅很不协调的画面，看上去就跟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境一样，让人感到缺乏真实感。

居仁堂是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所在地，这座两层的西式建筑，也是中南海里最庞大的一栋西式楼宇，舞会就是在居仁堂一楼的大厅里举行的。昨天，蒋介石从南京派来了一个专家团，这个专家团名为视察城防，实则是为华北剿总的最高司令长官一片天鼓劲打气。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他想让这位统帅着华北数十万将士的陆军上将明白，他身后的美国人是不会坐视共产主义在东方蔓延的。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视察团只是象征性地视察了城防。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和美国顾问团的屋大维准将在和一片天闭门密谈了一整天之后，便决定第二天一早返回南京复命了。作为东道主的一片天为了欢送专家团，特地让人把居仁堂装饰了一番，还特地从六国饭店请来了从侍应到厨师的豪华阵容，把这个欢送舞会办得颇具水准。

眼看着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一点，舞会仍在继续着。应邀前来的北平军政要员和他们的女眷不知疲倦地享受着，把这些天来对解放军攻城的恐惧全都忘在了脑后。要员们跟打扮得如同天仙一般的女眷们一起，或是尽情地享用着美酒，或是在悠扬的乐曲中翩然起舞，释放着早已超出了承受极限的压力。

然而，这次舞会的举办者一片天没有被眼前纸醉金迷的场面和南京方面为他勾画出的前景所打动，他正带着惯有的冷峻，背手站在离舞池较远的一扇玻璃窗前，出神地注视着窗外依旧寒冷的冬夜。他知道，在北平四周的城墙上，正有无数将士在寒风中跟城外的共军对峙着。他们中间，至少有一多半人还饿着肚子。

作为国民党的北平守将，一片天心里仍在犹豫着。他知道中共中央已经打算再拖延解放北平的时间了，因为北平在他们眼里已经是志在必得了，他们甚至还准备把新中国的首都定在这里。作为将军，投降将会背负上终生的耻辱，但一旦开战，他脚下的这座千年古都将会化为一片火海，手下的数十万将士也将喋血北平。究竟是战是降，一片天陷入了苦恼之中，时至今日还是下不了决心。

其实，一片天心里知道自己已经没了打下去的本钱。本来孤师困守便已经是犯了兵家大忌，更何况除了战场上的不利局势，还有更令他头疼的。原来，这段时间以来，国民党的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崩溃。在国民党控制的国统区里，市场上物资奇缺，价格飞涨。国民党曾想靠增加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急速增长，结果纸币失去了信用，贱得跟废纸一样。一之间，不但民不聊生，连军队都几乎断了口粮。他真不明白，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怎么就不明白，古往今来因欠饷而失去斗志的军队有哪支坚持到了最后？

现在，在他的身边就聚拢着一大群讨要军饷粮草的将领。这些勋标满身的将领们全都苦着脸，不停地向他诉着苦。一片天在其中看到了许多抗日战争上赫赫有名的面孔，但此时他们的脸上哪儿还有半分自信？有的只是彷徨

和无奈。一片天知道，这怪不了他们，这些人不仅面对着大兵压境的紧迫，还要统帅着连一日三餐也成问题的士兵，真是够难为他们的了……

享有布衣将军美誉的一片天穿着一套和眼前锦衣华服的舞会很不协调的灰布军装，领子上缀着满金三个豆的上将军衔，静静地倾听着将领们的诉说，始终没有开口。这几天来，他耳朵里早就灌满了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个，也正是他眼下不得不正视的问题，那就是北平的守军很快就要断粮了。作为一个统帅，他很难想象一支早已没了斗志的军队一旦再断了粮会是什么结果。这位一贯冷峻、喜怒不形于色的将军，鼻洼鬓角也不禁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儿。

一片天轻轻地叹了口气，他看着眼前的那些将领们，终于开口温言安抚道：“各位不要慌，我正在想办法在北平就地筹措粮饷。你们先忍耐一段时间吧。我知道南京发的钞票现在很不值钱了，先把发给你们的军饷全部用来购买少量粮食，聊补无米之炊吧，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他身边的第299师师长巫剑峰少将听了立刻反驳道：“长官，您哪里知道，我们全师的法币听着不少，却连一顿棒子面都吃不起了！”

他的话立即引起了周围的军官们的共鸣，267师师长温汉民接过话茬来苦笑着对一片天说：“现在北平城里法币已经没人认了，时下用法币买东西简直跟明抢没什么区别了……”

看着被温汉民的话惊呆了的一片天，剿总的参谋长李世杰悄声对一片天解释道：“宜生兄啊，他们说的的确全是实情，前一段法币虽然贬值，但还能买些粮食，现如今干脆什么也买不来了……”

一片天诧异地问：“法币怎么会这么不值钱？听你们这么一说，那岂不是连废纸都不如了？”

李世杰苦笑着解释道：“起先是因为货源短缺，造成货币大幅度的贬值。到后来，政府为了把黄金等贵金属等收归国有，便开始大量印制法币，这钞票现在是越来越不值钱。除了北平之外，有些地方的人暗地里早已经不认法币，宁可退回到物物交换的原始方式，直接拿着东西换粮食了，谁有办法呀？”

一片天听了恨声说道：“政府无能，致使金融秩序一片混乱。法币的贬值就是国民政府信用的沦丧。这么下去迟早会丢掉江山啊！”

第299师师长巫剑峰深有感触地点着头说道：“谁说不是，现在连咱们华北剿总的一线军队也深受其害，这可如何是好啊？”

一片天心知缺少粮饷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不由得失去了往日的镇定，背着手焦躁地踱起了步来。

看到一片天认真地考虑起这件事来，267师的师长温汉民趁机凑上来说道：“其实我们也不想给您添堵，昨天我们师的军需官带着整麻袋的钞票在粮食市场上转悠了一整天，却连一袋面粉也没买回来。现在市面上都必须用黄金和银元交易，咱们华北剿总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变得一文不名，跟街上的乞丐没什么两样了，您可要赶快拿主意啊！”

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一片天终于打定了主意，转过身严肃地对参谋长李世杰说：“你赶紧下去筹划一下吧，必须在北平就地筹措粮饷，以解燃眉之急！”

李世杰有些为难地望着一片天说道：“现在北平只是孤城一座，您这样恐怕城里的工商界不会答应吧？万一再……”

一片天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要顾忌这些了，有什么事我一片天顶着就是了！难道咱们手下的将士就该饿死吗？”

另一边，在舞会狂欢着的人群里，有一个人也显得格格不入。他就是奉命接替徐宗尧代理了军统北平站站长职务的张孝武，他的这位前任由于被举报有通共嫌疑，被老A紧急召回南京接受调查，进行甄别。原本负责安排潜伏特务向解放区渗透的张孝武这才得以脱颖而出，坐上了站长的宝座。

张孝武长着一副白面书生似的面孔，鼻梁上架着一副做工考究的金丝边眼镜，美式冬装的肩上，少将军衔的金星和领口处的银色梅花领饰在灯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倒也使他在儒雅中透着几分威武之气。可惜的是，镜片后他那双寒光四射的眼睛里总是闪动着鹰隼般的目光，让人一见之下很不舒服，唯恐避之不及。

眼下，张孝武正尽量压抑着心中的狂喜，故意做出了一副从容的神态，端着一杯琥珀色的威士忌在人群中来往穿梭着，他脸上带着与自己那双眼睛很不协调的微笑，频频向周围的将领们举杯致敬。但是，不管是身穿灰色制服的傅系将领，还是暂时划归华北剿总指挥的蒋系军官，都只是礼貌地回应之后便把脸转向了别处。

张孝武很清楚，这些行伍出身的带兵将领骨子里很不愿意跟军统打交道，因为在他们眼里，军统只是委座豢养的爪牙鹰犬，是个抓住小辫子就可以让人一夜之间从将军沦为阶下囚的告密者，根本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只是碍于他们的地位大家不得不敷衍，没人愿意跟他们深交。

不过，张孝武却丝毫不以为忤，为了完成老 A 亲自布置的监视高级将领、严防有人鼓动一片天阵前倒戈的命令，他还是不知疲倦地应酬着，像猎鹰一样搜寻着空气中可能会出现危险气息。作为一个资深的军统指挥官，张孝武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他觉得，只要这些家伙露出一丝的反意，就绝对逃不过他的眼睛。

更重要的是，张孝武今天的心情很好，因为他手下的情报员“启明星”的一份重要情报，张孝武陷入了亢奋状态中，再不屑于跟这些将领们计较了。

刚才，他处心积虑打进中共一个要害部门的“启明星”终于在沉寂了很久之后发挥了作用。这个狡猾的特务嗅觉倒很敏锐，两天前便从中共的特工首脑老 C 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小 B 同时被接见的会上，嗅出了味道，把中共即将有重大行动的消息通过快速情报通道送到了他的面前。尽管目前对中共重大行动的内容还一无所知，但张孝武已经获得了局长老 A 的首肯，并听到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坚信潜伏在西柏坡的“启明星”很快就能捕捉到相关的情报。一旦成功，他张孝武就相当于在中共的心脏插上了一把尖刀，从而成为军统最耀眼的明星！

转了一圈之后，张孝武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开始寻找起邹立敬来。这个邹立敬是华北剿总直属的铁甲列车大队的少将司令，不但年轻英俊，还有个家资巨万的太太。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便是张孝武的重点目标，因为他最符合局长老 A 要严加监视的前线将领的条件。因为他，既受一片天的信任，又具有随时出入北平的便利条件。

特别是最近，张孝武得到了密报，说邹立敬曾不止一次地帮助一些将领私自出城从共区采购粮食，因而获得了许多将领的尊重。他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人不会跟共党有染、从而成为城外共军跟这些将领之间的信使。然而，这一切仅仅是来自于张孝武的推测，没有任何的凭据。他之所以产生出了这个想法，除了一个老牌军统的直觉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邹立敬不克扣军饷、不参与派系斗争、不……总之太洁身自好了，这在眼下的国军里真是太扎眼了。

为此，张孝武最近几个月来一直暗中注视着这位在傅系将领里显得颇为时髦的青年将军。不过在几个月的交锋里，除了道听途说的关于他协助守军买粮的事情以外，他不仅没有找出对手的丝毫破绽，还被这个司令着实戏弄了几回。张孝武没有放松对他的注意，仍旧把目光紧紧地盯在邹立敬的身

上。凭着多年来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他认定这个年轻的少将身上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虽然张孝武也深知在眼下的北平城里，自己公然跟一片天所器重的这样一位将领作对肯定讨不了好去，但凭着对三民主义狂热的信仰，尤其是对蒋介石强烈的个人崇拜，他还是一直坚持这样做。张孝武一向自诩为有信仰的人，信仰，就是张孝武身上最抢眼的标记与光环。按照他的信条，他是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成为党国敌人的人，哪怕是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心甘情愿。

终于，张孝武看到了邹立敬，不知什么时候，那位英俊的少将已经站在一片天的身边了，他们正在说着什么，一片天身边的军官渐渐散去。

邹立敬毕业于少帅张学良创办的东北讲武堂，是个地地道道的职业军人，往那儿一站，永远是挺胸收腹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今天，他身上是标准的傅系军官的装束——最不出彩的灰色棉军装，但外面罩着的那件美式短风衣和脚下蹬着的高筒皮靴，仍旧使他看上去威武挺拔、卓尔不群。

作为深受一片天器重的嫡系，邹立敬一直耐心地等前边一直在喋喋不休的第16军副参谋长李善勋少将说完话，他正叨咕着存粮最多能支撑五天。邹立敬最了解一片天了，这位司令长官很讨厌一拥齐上的场面，所以他悄悄地劝说着几位军官先行散开。

李善勋的诉苦加牢骚终于结束了，他带着一脸苦相给一片天敬了礼，失望地走开了。邹立敬正想抓住这个机会请一片天先回办公室休息，却被一个佩戴着少将军衔的军官抢了先，他一下子冲到了一片天面前，哀声叹气地念起了丧经来。这个军官不是别人，正是最近刚从城外阵地撤回到北平城里的101师副师长、一片天的老部下赫敏慈。

这位颇有些玩世不恭的将军职务虽然不是很高，却是谁都要让上三分的刺头儿，犯起驴脾气来，谁的面子也不给。今天也不例外，这位老兄不知道刚才在哪儿过足了酒瘾，带着刺鼻的酒气望着一片天开口说道：“老总，我又得给您添堵了！我们101师眼下每天只能开两顿饭了，您得赶紧想办法呀！”

一片天望着赫敏慈敞着领扣、挽着袖子的模样儿，戏谑地说道：“我看你赫师长红光满面的，没有半点儿挨饿的样子嘛！是不是看着别人要粮，故意跟着起哄啊？”

赫敏慈天生就是个不挨骂长不大的家伙，一看一片天还真没把自己当外

人，当下胆子便大了起来。他把脖子一梗，瞪着一双牛眼，提高了声音说道：“老总您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我们前两天被共军的大炮撵进城的时候，慌得连晾在外边的裤子都没顾上收，有好些弟兄差点儿光着腚就进城了……”

赫敏慈是一片天从晋绥军起家时就带着的老兄弟，一片天虽然深知这家伙的脾气秉性，但当赫敏慈无遮拦地说出了“光着腚”这样粗俗的词语来，还是感到有些挂不住，冷峻的脸上好不容易挂起的一丝笑意也渐渐消失了。偏偏这个赫敏慈是从来不看眉眼高低的主儿，还继续下道儿地说道：“我老赫真是后悔！当初咱们得势的时候要要是多娶几个姨太太就好了，这回一口气卖他娘的几个去当婊子，也省得让弟兄们挨饿了！”

一片天知道，眼前这位刺头将军跟邹立敬特别投缘，也只有邹立敬才能降得住他，便有意无意地向邹立敬瞟了一眼。邹立敬是个通透人儿，眼看着一片天已经皱起了眉头，连连用眼睛瞟着坐在不远处的视察团顾问——美国准将屋大维，便明白了这位老上司的用意。他伸手把赫敏慈拉到了身边，笑着数落道：“老赫，你不知道长官正急着要过去应酬那些南京来的大员吗？人家那些人可是明天一早就要回南京去了，你那些话什么时候跟长官说不行？难道你连明天的早饭都没的吃了？”

被打断了话头的赫敏慈回头一看，见是好朋友邹立敬，只得苦笑着说道：“立敬啊！怎么我老赫来要个饭你也来插一杠子？不让我这个花子头儿活了是怎么的？”

邹立敬听了不禁莞尔一笑，拉起他的胳膊拽着抢白道：“走吧，长官要是有了粮还用你要？走，走！喝酒去！”说着话手上一使劲儿，硬是把他拉到了一边。

赫敏慈这会儿搅合完了也正想开溜，便假借着邹立敬的劲头儿嘟囔着走了。一片天看在眼里，朝邹立敬投去了满意的一瞥，这才迈步朝着正在跟邹立敬的夫人用英文聊天的屋大维走去。

邹夫人见一片天过来了，赶忙起身让座，用纯正的英语向屋大维告辞走了。从南京来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就势请她跳舞，她便愉快地应允了。一片天的英文翻译赶忙走了上来，一片天和屋大维继续聊了起来。

蔡文治和邹夫人走进舞池，不一会儿便俨然成为舞会的焦点。两人优雅的舞姿和默契的配合是那样的优美和自然，赢得了身边的一阵阵喝彩声。邹夫人今天身穿一袭天蓝色琵琶襟旗袍，她身材妙曼，美得如同仙子临凡一